蜀山劍俠傳/15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五一回　本是雙清 翻成投懷燕　劇憐同病 難爲比翼鶼

下一回▶

二鳳正在好笑，忽聽金鬚奴鼻間似有嗡嗡之聲，彷彿透氣不出。人中間隱現出一根紅線，漸久漸顯。猛地心中一動，試用手一撕，嘩的一聲，從人中自鼻端以上直達頭腦全都裂開，肉厚約有寸許。心中大喜，手捏兩面皮往左右一分，竟是連頭連耳帶着腦後金髮，順順當當地揭了下來。最後纔揭向口邊，往上微微使力一起，一張似分還合的人面皮便揭了下來。同時眼前一亮，榻上臥的哪裏是平日所見形如醜鬼的金鬚奴，竟變了一個玉面朱脣的美少年。正在驚奇，榻上人的一雙鳳目倏地睜開，雙瞳剪水，黑白分明，襯着兩道漆也似的劍眉斜飛入鬢，越顯英姿颯爽，光彩照人。二鳳呆了一會兒，祇見金鬚奴口吻略動，似要說話，又氣力不支神氣。二鳳問道：「你要坐起麼？」金鬚奴用目示意。二鳳便過去扶他坐起，玉肌着手，滑如凝脂，鼻間隱聞一股子溫香氣息。又見他彷彿大病初回，體憊不支神氣，不由添了憐惜之念。及至將他扶了坐起。背後皮殼業已自行脫落，粉光緻緻，皓體呈輝，真是明珠美玉，不足方其朗潤。這時金鬚奴脫形解體之後，除身高未減外，餘者通身上下俱已換了形質，祇是起坐需人，暫時還不能言笑罷了。二鳳先笑朝他稱賀道：「你如今已是換形解體，變了一身仙骨。再有四天靜養，便即大功告成了。」金鬚奴將頭點了點，不住用目示意，看向兩腿。二鳳猜他是要打坐入定，運用玄功，便代他將雙膝盤好。起初忙着代他揭去外皮，一見變得那般美好，雖然出乎意外，因爲一心關注他的成敗安危，還不覺得怎樣，僅止讚美驚奇而已。及至扶他安然坐起，王膚相親，香澤微聞，心情於不知不覺中已經有些異樣。再給他一盤腿，猛一眼望

到對方龍穴之下垂着一根玉莖，丹菌低垂，烏絲疏秀，微微有兩根青筋，從白裏透紅的玉肉之中隱現出來，更顯出豐潤修直，色彩鮮明。不禁心中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感覺，立時紅生玉靨，害起羞來。忙把金鬚奴適纔所脫的衣服取過，因爲變體以後，衣服顯得肥大，再加元氣未復，不便穿着，祇得先將他腹部上下圍掩。再看人時，已在榻上緊閉雙目，入定過去。

這纔退回自己榻前坐好，好生無聊。知道金鬚奴初次回醒，這一打坐，須等真元運行新體，滿了十二周天，到當夜子時天地交泰之際，纔能言動自如，暫時還不需人照料扶持。閒着無事，便也用起功來。坐了一會兒，不知怎地，覺出心神煩亂，再也收攝不住。兩三個時辰過去，正在勉強凝神定慮，猛想起金鬚奴入定已經好久，他現時舉動需人相助，不知還原了沒有？今日心緒偏又這般亂法。想到這裏，睜眼一看，金鬚奴依然端坐在對面珊瑚榻上，鼻孔裏有兩條白氣，似銀蛇一般，祇管伸縮不定。知他玄功運行已透十二重關，再不多時，便可完成道基。正暗贊他根行深厚，異日成就必定高出衆人之上，猛覺一陣陰風襲入亭內，不由激靈靈打了一個冷戰。知道這亭業經初鳳行法封鎖，無論水火聲光都難侵入。那陣陰風明明自外而入，說不定要生甚麼變故。一面施展防身法術，仔細四下觀察時，甚麼迹兆都無。再看榻上金鬚奴，依舊好端端地坐在那裏，一絲未曾轉動。祇是鼻孔間兩道白氣吞吐不休，其勢愈疾。

二鳳哪知危機業已潛伏，還以爲他功候轉深，不久便能下榻，言動如常。又待了一會兒，纔看出金鬚奴渾身汗出如漿，熱氣蒸騰，滿臉俱是痛苦愁懼之容，神態甚是不妙，不由大喫一驚，暗忖：「他已是得道多年的人，雖說這次剛剛解體換骨，真元未固，那也是暫時之事。祇要玄功運行透過十二重關，不但還原，比起往日道力靈性還要增長許多。適纔見他坎離之氣業已出竅往復，分明十二重關業已透過，怎便到了這種難忍難耐的樣兒？」越看越覺有異，心中大是不解。看到後來，那金鬚奴不但面容愈加愁苦，雙目緊閉，牙關緊咬，竟連全身都抖戰起來。自己沒有經過這類事，雖知不是佳兆，無奈想不出相助之法。再一轉眼工夫，適纔所見那般仙根仙骨的一個英俊少年，竟是玉面無光，顏色灰敗，渾身戰慄，宛如待死之囚一般。二鳳平素對他本多關注，自從解體變形以後，更由讚美之中種了愛根。目睹他遭受這種慘痛，哪裏還忍耐得住，一時情不自禁，便向他榻前走去。

這時金鬚奴原正在功將告成之際，受人暗算，偷開法壇，將魔頭放了進來。如換旁人，真元未固，侵入魔頭，本性早迷，不由自主，甚麼惡事都能做出。還算他平日修煉功深，當那真元將固，方要起身與二鳳拜謝之際，猛覺陰風侵體，知道外魔已來，情勢不妙。

連忙運用玄功屏心內視，拼着受盡諸般魔難捱過七日。哪怕誤了自己，也不誤人、恩將仇報。情知一切苦厄俱能勉強忍受，祇爲感激二鳳之念一起，也和日後寶相夫人超劫一般。這意魔之來，卻難驅遣，一任他凝神返照，總是旋滅旋生。二鳳如果不去理他，雖然受盡苦難，仍可完成道基。偏偏二鳳不知厲害，見他萬分可憐，走了過去，想起自己身旁還帶有一些玉柱中所藏的靈丹。那丹原是三鳳掌管，金鬚奴日前曾向初鳳索討，以備萬一之需。三鳳執意不允，自己心中不服。恰巧以前初鳳交給三鳳時，自己取了十餘粒，打算背着三鳳相授。後來因自己反正要入亭照料，便帶了來，準備金須奴還原時給他。這時他正受苦，豈非正合其用？以爲此舉有益無害，便對金鬚奴道：「你是怎麼了？我給你備了幾粒靈丹，你服了它吧。」

可憐金鬚奴正在捱苦忍受，一聞此言，不由嚇了個膽落魂飛，知道大難將至。雖然身已脫骨換胎，十二重關已透，不致全功盡棄，變成凡體；但是這些年的心血、盼想，稍一把持不住，勢必敗於垂成。在這魔頭侵擾緊要關頭，又萬不能出聲禁止。萬般無奈中，還想潛運真靈，剋制自己，以待大難之來，希望能夠避過。正在危急喫緊之際，猛覺二鳳一雙軟綿綿香馥馥的嫩手挨向口邊，接着塞進一粒丹藥。當下神思一蕩，立時心旌搖搖，頓涉遐想。剛暗道得一聲：「不好！」想要勉強剋制時，已是不及。真氣一散，自己多少年所煉的兩粒內丹，已隨口張處噴出一粒。同時元神一迷糊，便已走下榻來。那二鳳好心好意拿了一粒丹藥走向榻前，剛剛塞入金鬚奴口內，見他鼻孔中兩條白氣突然收去，口一張，噴出一口五色淡煙，二鳳猝不及防，被他噴了個滿頭滿臉。

那金鬚奴雖和人長得一樣，乃是鮫人一類，其性最淫。祇爲前在北海遇見一位高人，見他生具天賦異稟，根基甚厚，當時度到門下，傳授道法，修煉多年。金鬚奴頗知自愛，自入門後，強自剋制，加上乃師提攜警覺，從未爲非作歹。後來乃師成道兵解時，對他說道：「你後天淫孽雖盡，先天淫根未除。雖然仗你多年苦功，於本元神之外又煉了第二元神，此時可不防事。將來成道時節，你身在旁門，易爲魔擾。如捨棄五百年功行，趁我在這數日內將你本身元神化去，異日可以省卻許多阻力。否則到了緊要關頭，一個剋制不了情魔，難免不爲所害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當時金鬚奴一則仗着自己克欲功深，二則不捨五百年苦功，三則知道無論正邪各派仙人成道時均免不了魔頭侵擾。這事全仗自己修爲把持如何，到時有無克欲之功。縱捨元丹，再遲五百年成道，仍是一樣難免魔劫。便不願聽從，以致留下這點禍根。那五色淡煙便是那粒內丹所化，無論仙凡遇上，便將本性迷去。

二鳳哪裏禁受得住，當時覺着一股子異香透腦，心中一蕩，春意橫生，懶洋洋不能自主，

竟向金鬚奴身上撲去。神思迷惘中，祇覺身子被金鬚奴抱住，軟玉溫香，相偎相摟，一縷熱氣自足底盪漾而上，頃刻佈滿了全身。越發懶得厲害，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神氣，血脈賁張，渾身微癢，無可抓撓。正要入港，又覺金鬚奴用力要將自己推下牀去。暗忖：「這廝怎這般薄情寡義？」不由滿腹幽怨，由愛生恨，張開櫻口，竟向金鬚奴肩上就咬。星眼微睜處，看見金鬚奴那肩頭竟似削玉凝脂，瓊酥搓就的一般。心剛一動，櫻口業已貼向玉肌，瑩滑香柔，着齒欲噤，哪裏還忍再咬下去，祇用齒尖微微啃了一下。愛到極處，如發了狂一般，一雙玉臂更將金鬚奴摟了一個結實。那金鬚奴靈元還有一點未昧，正在欲迎欲拒、如醉如醒之時，哪禁得起她這麼一番挑逗，口裏微呻了一聲，長臂一伸，也照樣將她摟了一個滿懷。二人同時道心大亂，雙雙跌倒在珊瑚榻上，任性癲狂起來。一個天生異質，一個資稟純粹，各得奇趣，祇覺美妙難言，甚麼利害念頭，全都忘了個乾乾淨淨。直綢繆到第六日子夜，魔頭纔去。二人也如醍醐灌頂，大夢初覺，同時清醒過來，已是柳憔花悴，雲霞滿身。

二人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相對着一聲苦笑。彼此心裏一陣悲酸，雙雙急暈過去。等到二次醒轉，二鳳在榻，猛聽耳邊金鬚奴低聲相喚。睜眼一看，金鬚奴正兩眼含淚，跪在榻前相喚呢。二鳳見他神情悲慘，也甚憐惜。閉目想了想，倏地起身將他拉起道：「這事不怨你，都怪我自己不好，累你壞了道基。如今錯已鑄成，無可挽救。少時便到開壇時候。三公主見我這次助你解化，已是不悅，如知我二人經過，豈不正稱心意？你比我道行較深，須想套言語遮蓋纔好。」金鬚奴道：「此乃前生註定魔孽，無可避免。但是這法壇業經大公主行法封閉，那六魔縱然厲害，怎能侵入？想起小奴坐功正在喫緊的當兒，三陽六陰之氣已經透出重關，呼吸帝座，眼看真元凝固，骨髓堅凝，內瑩神儀，外宣寶相了。忽然陰風侵體，知道中了旁人暗算，將魔放進。拼受諸般苦難，末了一關仍是不能避過，終究失了元陽，壞了戒體，應了先師當日預示。此事別無他人敢爲，說不定又是三公主鬧的玄虛了。」

二鳳恨道：「三丫頭害你不說，怎連我也害在其內？少時開壇出去，怎肯與她甘休！」金鬚奴道：「事有數運，公主不必如此。鬧將出去，徒稱奸人心意，小奴之罪更是一死難贖。小奴與公主真元雖壞，此後勤苦修持，仍可修到散仙地步。三公主與冬姑如此忮刻私心，大非修道人氣度，惡因一種，終有報應，此時無須與她理論。嵩山白、朱二仙約定日內前去，必然預知此事。憐念小奴苦修不易，此行定有挽救之方。好在道基雖壞，凡體已經化解，法力猶存，且等去了回來，再作計較。大公主年來功行精進，三公主們所行之事，當時雖不知道，一見我們的面，必然猜出一些，爲了顧全公主顏面，決不說出。公主索性裝得坦然些，小奴受公主殊恩，此後不但久爲臣奴，上天入地，好歹助公

主成道。至不濟，也要求一個玉容永駐，長生不死。那怕小奴爲此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辭。」

二鳳聞言，愈發感愧道：「你不要再小奴小奴的。你的道行本來勝過我姊妹三人，祇爲想要超劫解體，求那上乘正果，纔自甘爲奴。平日受盡她的欺侮，如今你道基已壞，還儘自做人奴才作甚？我身已經屬你，如仍主僕，越增我的羞辱。現時且不明言，等我暗向大公主說明經過，由她做主，作爲你道已成，不能再淪爲奴隸。地闕金章曾經載明你我二人有姻緣之分，令我嫁你，索性氣氣她們。好便罷，不好我和你便離了此地，另尋一座名山修煉，你看如何？」金鬚奴聞言，先甚惶恐，後來仔細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公主恩意，刻骨難忘。公主主意已定，違抗也是不準。我金鬚奴以一寒荒異類，上匹天人，雖然壞了道基，也就無足惜了。」說罷，互相對看了一眼，不由又相抱痛哭起來。兩人雖不再作尋常兒女燕婉之私，卻是互相關憐恩愛到了極點。似這樣深情偎依，捱到開壇之時，彼此又把少時出去的措詞，以及日後怎樣挽救修爲之策，商量了一番。這纔分坐在兩邊榻上，靜候開壇出去。也是他二人無這天仙福分，纔鬧到這般結局。

其實三鳳並非存心要害二人，祇因第一日見二鳳陪了金鬚奴入內，初鳳鎮守主壇，瞑目入定，更是鄭重非常，本就有些不服。再加自己和慧珠、冬秀分守三方，不能離開一步。頭兩三日還能忍耐，勉強凝神坐守。及至金鬚奴在室中坐到緊要關頭，三鳳因此動了嗔念，同時也爲魔頭所乘，不知怎地，覺着氣不打一處來，暗忖：「他一個異類賤奴，過了這一關，道基穩固，日後功行圓滿，便可上昇仙闕。自己枉具仙根，反不如他。」越想越恨，竟忘了當前利害，賭氣離了守位。猛又想起：「二姊還在裏面，魔頭萬一侵入，豈不連她一齊害了？凡事均有前定，何必忌他作甚？」這投鼠忌器之心一起，立時心平氣和，回了原位。且喜初鳳沒有覺察，法壇上霞光仍盛，並無動靜，還以爲沒有甚麼。誰知那魔頭來去渺無痕跡，隨念而至。全仗初鳳等三人冥心內視，遠用靈元，代室內之人防守。三鳳念頭一錯，魔已乘虛而入；再一離開本位，祇這剎那之間，便被侵入室中。休說三鳳看不出來，就連初鳳坐守主壇，祇管澄神定慮，反虛生明，直坐到七日來複，下位開壇，也以爲自己道心堅定，萬念不生，魔頭決未侵進，金鬚奴大功告成了呢。

時辰一到，初鳳收了禁法，將壇開放。一陣煙光散處，看見晶亭內兩邊榻上，一邊坐定二鳳，一邊坐定一個赤着上半身的美少年。算計他已超劫化解，換了凡體。地下卻堆了一攤人皮金髮，好生心喜。連忙帶了三鳳、冬秀、慧珠等入內。二鳳首先下榻說道：「他此時舊衣已不能穿着。恰好那日收檢仙衣，竟有一套道裝，式樣奇異，不似女子所穿。他沒化解前，因爲大小相差過甚，沒有想到他身上。適纔方得想起，待我去與他取來，

穿了相見吧。」三鳳方要答話，二鳳已經往外走去。一會兒仙衣取到，放在金鬚奴身側，由他自着。五女便退往別殿，等金鬚奴坐功完了，自去相見。三鳳、冬秀見金鬚奴一旦變得那般俊美英秀，自是又妒又羨。到了別殿坐定，紛問經過。二鳳自是傷心，忍着悲痛，照議定之言，說了經過。初鳳、慧珠俱贊金鬚奴根行深厚，有此仙緣。一會兒金鬚奴穿了新衣來見，叩頭謝恩。衆人見那裝束甚是奇特：上身一領淡紅色的雲荷披肩，長祇及肘，露出兩條玉臂；下半身一件金黃色的道裙，長祇及膝，赤着一雙其白如霜的腳；頭上秀髮披拂兩肩，周身都是彩光寶氣，越顯出仙風道骨，丰姿美秀。初鳳見那身衣服以前置放在玉匣底層，以爲都是女衣，不曾取出檢視，這一穿上，竟是爲他而設，再也無此相稱，可見他本是宮中之人，仙緣早經前定。連三鳳、冬秀先時還不願意將仙衣給他，到此也無話可說。當時誰也沒有看出異樣。

直到金鬚奴告退出去，二鳳纔懷着滿腹悲酸，偷偷告知初鳳、慧珠。初鳳、慧珠知是前孽，嘆惜了一陣。仔細尋思，二鳳心意已決，除了下嫁給金鬚奴外，別無善法，祇得答應。等金鬚奴赴了白、朱二仙之約回來，再由初鳳想好說辭，當衆宣示，以正名分。商量停妥，二鳳又背人說與金鬚奴。不消多日，便從三鳳口中探出受害緣故。從此金鬚奴夫妻便和三鳳、冬秀二人生了嫌隙，以致日後鬧出許多事故。這且不提。

等到赴約之日，金鬚奴帶了那柄寶扇，辭別初鳳姊妹，徑往嵩山飛去。白谷逸、朱梅二人已在少室山頂相候。雙方相見之後，金鬚奴先說了化解入魔經過，哭求指示玄機，有無挽救。白谷逸道：「月兒島連山大師所藏旁門法寶甚多，火海數十年纔一開放，難免不爲左道妖人得去。不到日期，想入火海須要兩件防身寶物：一件是長眉真人修道防魔用的九戒仙幢，一件便是你所得的那柄寶扇。仙幢可以護身，寶扇可以消滅守洞石人劍上的真火，相依爲用，缺一不可。我二人向長眉真人借寶時，曾聞真人法諭，說紫雲三女雖然生具異稟，祇是得了一點千年老蚌的靈氣，夙根不厚，修到地仙已是僥倖。將來能否避卻劫難，尚要看她們修爲如何而定。倒是你一個寒荒異類，稟賦天地間至淫奇戾之氣而生，竟能反性苦修，不避艱危，用盡毅力，誠心尋求正果，大是難得。目前道基雖壞，惡骨已換。祇要仍和以前一樣虔誠苦修，前途成就尚非無望。並且長眉真人還有用你之處，應在三百年後，所以特借仙幢，由我二人與你同入火海。那些旁門法寶，我二人一概不要，俱都贈你。祇內中有一冊連山大師當年的修道目錄，藏在大師的遺蛻之下，須要帶往峨眉，交與長眉真人。此書裝在一個金函以內，非我二人親自下手，不能取出。餘外還有幾粒丹藥，與初鳳、慧珠二人上次在火海中所服功效相同，俱能增長道力，駐顏不老。那日三鳳代爲我二人取那朱環，未得寶物，我本另想酬謝。不料她竟起了私心，唆使同伴想劫了鐵傘道人的寶傘逃走。我二人纔故作不知，使其弄巧成拙。此

次將各種法寶取出，俱都給你，以酬此勞。爾等俱是旁門，雖說避完災劫一樣長生，可是異日修煉到了喫緊當兒，一個坎離失了調勻，雖不一定便走火入魔、形神消逝，容顏卻立時變成了老丑。如得此丹服了，容顏常似嬰兒，亙古難老。我二人俱是玄門正宗，要它無用。你可帶它回去，分給未服的人每人一粒。不特你夫妻可增道力，也可與向日對頭釋嫌修好。從此永駐青春，爲地仙中留一佳話，豈非妙事？你回宮後，與衆人再在海底潛修數十年，避過一切災厄。那時道行大進，再行分途出海，積修外功。外功圓滿，重返海底。等三百多年後，末次大難再一躲過，縱然不能修到金仙，也成爲不死之身了。那月兒島連山大師遺留仙法，非比尋常。那本修道目錄一經取出，埋伏立時發動，厲害已極。連我二人俱是冒着奇險行事。你寶物到手，即要先行逃走，彼時各不相顧。故此事前把話與你說明，以免臨時倉猝不能細說。從此一別，你與我二人須等三百年後或能再有相見之期。那時的紫雲宮，重重封鎖，與世相隔，不論仙凡，俱難擅入，遠非昔比。紫雲五女勤習那部天書副冊魔宮祕笈，必已悟徹魔法奧妙，多半自恃道法，起了驕意。那時如有峨眉弟子擅入宮內，有所營求，你夫妻須看我二人份上，不可使其難堪，相機予以方便。那去的人雖然年幼道淺，大都具有仙根異稟，此時助人，日後也無殊自助。否則地仙也是不足五百年一世，何況五女之中還有兩三個平日積下許多惡因，到時收果，勢所難免。災劫未至，先樹強敵，一旦相逢狹路，大難臨頭，悔之晚矣！」

金鬚奴一一恭聆訓誨，默記於心。白谷逸把話說完，又和朱梅商量好了步驟，纔同駕遁光起身。金鬚奴隨了白、朱二人，飛離月兒島還有老遠，便見前面濁浪滔天，寒釗四起，愁雲慘霧中，灰沉沉隱現着一片冰原雪山，迥非前一次所見紅光燭天的樣兒。及至飛落島上一看，昔日火海俱被寒霜冰雪填沒，不知去向，連山形都變了位置，知道火海業已封閉。正在定睛注視，白、朱二人已輕車熟路般走向一座冰壁前面，祇雙雙將手揚了幾下，便帶了金鬚奴一同飛起空中。耳聽腳底先起了一陣音如金玉的爆裂之聲，接着便是震天價一聲巨響，那一排聳天插雲的晶屏竟然倒坍下來，立時四山都起了迴音，冰塵千丈，海水羣飛。左近冰山受了這一震之威，全都波及，紛紛爆散震裂。近海一帶竟是整座冰山離岸飄去，砰撲排蕩，聲勢駭人，半晌方止。

冰壁稍靜，三人同時飛身而下。地面上又換了一個境界，除了到處是斷冰積雪外，冰壁陷處，現出一個深穴，下面隱隱冒着一縷縷的輕煙。朱梅首先走向穴邊，手先朝金鬚奴一揮，命他留意。然後兩手一搓，朝穴中一放，便見一點紅光飛向穴底。轉眼之間，下面轟的一聲，一道火焰倏地從穴底昇起。三人早有準備，未等火起，早已二次飛向空中。金鬚奴低頭往下一看，那火勢真個厲害。先見地穴祇有畝許大小，火剛上來，便是萬丈火苗夾着一股濃煙直衝霄漢，那穴便相隨震裂，越來越大。所有地面上如山如阜的堅冰

積雪，立時都消溶成水，波濤滾滾，夾着少許碎冰塊，恰似萬股銀流互相擠奪爭馳，往海中涌去。不到半盞茶時，附近數百里內的冰山雪峰全都消滅。祇剩下圍着火海的一座石峰，仍恢復了當日火海形狀，才略止崩裂燒融之勢。

三人見火勢發泄沒有初出來時猛烈，更不怠慢，按照預定方法，由朱梅手持長眉真人九戒仙幢護身，金鬚奴持着那柄寶扇當前避火。避過火頭，下到數十丈深，下面已經無火，除奇炎極熱、爍石熱金外，那火的根苗祇是尺許粗，其直如矢的一股青煙。三人哪敢招惹，匆匆下落海底。守洞石人早手持石劍，迎了上來，劍頭一指，便有千百朵五角火星直朝三人射來。金鬚奴早得白、朱二人囑咐，知這石人劍上的火非同小可，漫說輕易不能抵禦，就是手中寶扇能夠破它，稍一怠慢，被它飛近那根火苗，立刻引燒起來。火頭不向直飛，徑從橫裏燒來，立時到處都被這種烈火填滿，全島爆炸，縱是大羅神仙，也要化爲灰燼。知道厲害無比，忙將寶扇連揮，迎頭扇去，不使火星昇起。且喜扇到火滅，如同石火星飛，一閃即逝。約有數十扇過去，石人劍上火星纔行發完，方得近前。石人口中忽又噴出一股臭氣，觸鼻欲暈。正不知如何破法，忽聽白、朱二人口稱連山師祖，喃喃禱祝了幾句，一道金光飛出手去，燒向兩個石人，祇一轉，便已斷爲兩截，倒在地上。三人慌忙越過石人，飛身入洞，先到連山大師遺容前，恭恭敬敬叩祝一番，這纔起立，分頭行事。

金鬚奴見滿洞壁上盡是法寶，心花怒放，連忙上前摘取，石人法術已破，無不應手而得。剛剛取完，便聽白谷逸低喝道：「你不快走，等待何時？」金鬚奴回頭一看，正當中那面洞壁忽然隱去，連山大師的遺容不知何往，卻現出一個羽服星冠的道士，端坐在一個空牀上面，容貌裝束與遺容一般無二。白、朱二人俱跪在道人座前。正在這驚惶駭顧之際，猛見道人身旁紅光一閃，同時白谷逸好似從朱梅手裏搶過一樣東西，又喊一聲：「快拿了走！」早拋將過來。金鬚奴第一次聞警，業已起立，準備遁走。一看白谷逸拋過一個玉瓶，猜是那丹藥，連忙伸手接住，也說了句：「大恩容圖後報！」雙足一頓，駕遁光飛出洞去。到了洞外，更不怠慢，連揮寶扇，避開火焰，脫出火海，直昇上空。白、朱二人取那目錄，後文金蟬石生二進紫雲宮盜取天一貞水時自有交代。

且說金鬚奴滿載而歸，好不心喜，排雲馭氣，往回路進發，暗忖：「白、朱二仙說那丹藥共有四粒，除初鳳、慧珠已服過外，正好給宮中諸人每人一粒。自己費盡辛苦纔行得到，二鳳是患難夫妻，當然有份，自不必說。那三鳳、冬秀平時相待既是可惡，此次化解又壞在她的手裏，再將這種靈丹贈她，情理未免說不過去。如不給她二人，祇和二鳳一人分喫兩粒，一則二鳳定要盤問實情，知道不肯；二則多服少服俱是一樣，白白糟掉，

豈不可惜？那靈獸龍鮫心靈馴善，自己以前也和它相差不多，同是水族，何不將剩餘的丹藥給它服上一粒？另一粒藏好，以待將來之用？」又覺與白、朱二人之言有違不妥，一路沉思，委決不下。

不覺到了紫雲宮上空，飛落海底一看，二鳳已在避水牌坊之下相候，手裏拿着幾片海藻，正與那條龍鮫引逗着玩呢。一見金鬚奴帶着滿身霞彩飛來，知道必有喜音，迎着一問。金鬚奴起初原是想着三鳳、冬秀可惱，本不慣於說謊，沒料到二鳳早在宮外相候，丹藥還沒有藏過，不便隱瞞，祇得將前事說了。誰知二鳳竟和他是一般心理，也不願將丹藥分與三鳳、冬秀。金鬚奴經她一說，愈發定了主見。就在宮外揭開玉瓶，將丹藥先取出三粒，自己與二鳳各服一粒，又給龍鮫服了一粒。將餘下那粒藏好。這二人一起私心，祇便宜了靈獸龍鮫，服丹之後，對着二人不住昂首歡躍，意思甚是感激。二人也覺遍身芬芳，神明湛定，好不心喜。

金鬚奴因所得寶物共有一十三件，有兩件因爲行時匆促，尚沒看清壁間所載用法。件數太多，不及一一取看，打算見了初鳳等人，再行同觀。二鳳道：「呆子！那兩個見你得了許多法寶，豈不又要眼紅？她們現時都在後宮黃晶殿內修煉法寶，且得些時纔完呢。我因心裏有事，又不願和大家煉同樣的法寶，纔走出來等你。你且把那知道用法的先交給我藏起一半。連能用與不能用的，剩下五六件，算計每人送她一件，也就是了。」金鬚奴此時對二鳳自是言聽計從，便將法寶分別取出，與二鳳解說，藏起七件。那六件中有一對金連環和一根玉尺，上面雖然刻有朱文古篆，一件叫龍雀環，一件叫璇光尺，俱都不知用法。二人分配好了寶物，將剩的六件，由金鬚奴拿着同進宮去。在別殿中又談了一會兒，初鳳等人纔行走出。金鬚奴仍照前行禮，將赴嵩山經過，略說了一說，並將那六件寶物獻上，任憑衆人挑選。

初鳳先將寶物接過，分別傳觀之後，放在一旁，且不發付，對衆說道：「我有一樁心事，藏在心中多年，因未到時，總未說出。想金道友生具仙根異稟，此時道行更是高出我等三人之上，祇緣劫難重重，難以避免，這纔捨身爲奴，在本宮中服役多年，勞苦功高，自不必說。他和二鳳妹子還有一段夙緣，應爲夫婦，同駐長生，地闕金章上早有明示。如今二妹道行已非昔比，金道友更是貞水換骨，化解凡身，一切災厄均已避過。我計算仙籙所載時日，金道友嵩嶽歸來，正是他和二鳳妹子圓滿之期。我平居默坐，體證前因，知道他二人這段姻緣萬難解脫。爲此當衆說明，使他二人配爲夫妻，正了名分。大家與金道友既成一家，不許再存歧視之心。還有慧珠姊姊，本是恩母轉劫化身，應爲宮中道主，屢經我等請求正位，不但堅執不允，反不許母女稱謂，令我權做宮中之主，否則便

要離此他去。此事衆姊妹業均知曉，無庸細說。這幾日經我熟思切慮，權衡輕重，宮中人漸增多，不可無主，祇得恭敬不如從命，同在今日改了稱謂。以前我因本宮並無外人，我姊妹三人同胞一體，有甚高下可分？如今已知，除我略有一線之望外，諸人均難修到天仙。不特道行各有深淺，因爲無人正經率領，姊妹間常因細故發生嫌隙爭執，均非修道人所宜。像上次三妹、冬秀負氣出走，幾釀大禍。以後我定下規章，共同遵守。我暫爲宮中之長，言出法隨，諸姊妹與金道友均須隨時在意，共勉前修，勿墮仙業，纔是正理。」

說罷，便命金鬚奴與二鳳交拜行禮。二鳳在旁聞言，觸動心事，早已淚如雨下。金鬚奴雖與二鳳有約在先，也是又感激，又惶恐，還待謙謝幾句，初鳳祇說了聲：「前緣註定，無須再作俗套。」便促二人行禮。金鬚奴慨然道：「小奴以僕當主，妄躋非分，情出不已。此中因果和苦衷，主人俱已洞悉，不便多言。今承主人深恩，正名當主，仍須無廢主僕禮數纔對。」說罷，便單獨向初鳳姊妹、慧珠、冬秀五人，行了臣僕之禮。然後起身與二鳳交拜天地道祖之後，再行分別與衆行禮。

衆人除慧珠早經初鳳說明外，三鳳、冬秀俱都蒙在鼓裏。加上金鬚奴得寶不私，恰好又是六件，正好各得其一，不由減了敵視之心。不料初鳳說出這番話。現時初鳳不但道力高深，不由衆人不服。對於衆姊妹更是言溫理正，身端容肅，儼然表率，三鳳、冬秀本已日益敬畏。再加事起倉猝，初鳳又說出本人已爲宮中之長，言出法隨等語。二人事前沒有商量，一心祇在盤算寶物，聞言雖甚爲駭異，誰也不願首先發難。見初鳳說時，二鳳滿面淚容，以爲她以主配奴，必不甘願，料初鳳決難勉強。滿想等二鳳一開口，再行羣起出言阻撓。誰知二鳳祇流了兩行珠淚，竟是一言不發，就隨了金鬚奴交拜起來。幾次想發話，又不好出口。末後想要勸阻，已是不及，祇得隱忍過去。

初鳳等二鳳、金鬚奴與衆人分別行禮之後，又對衆人道：「後苑之中，已由慧珠姊姊設下酒食。那酒也是慧珠姊從人間學來方法，用宮中異果製的。我們雖不必效那世俗排場，禮節總不可廢。加以妹夫多年勞苦功高，今日總算劫難完滿，又新得了許多寶物，正好給他夫婦二人賀喜，就便大家也嚐嚐新。我還有許多話，且到後苑落座之後再說吧。」

衆人便隨初鳳到了後苑。三鳳見一張珊瑚案上，早排滿了酒果之類，怪不得適纔黃晶殿煉寶，初鳳、慧珠俱不在側。這纔知道初鳳、慧珠固是早有安排，便連二鳳也久已承諾了，所以初鳳一說，便無異詞，祇瞞着她和冬秀二人。越想越氣，祇是不好出口，不住朝冬秀以目示意，陪坐在旁，一言不發。初鳳明白二人心意，不願大家日後還是犯心，

祇想不出用甚法兒給雙方釋嫌修好。二鳳見初鳳歡飲中間，忽然停杯尋思，偶想起那六件寶物尚在前殿，便問初鳳怎樣分配。初鳳聞言，猛想起適纔金鬚奴獻那六寶時，三鳳神氣甚是垂涎，祇要把她一人感動，冬秀自無話說。便命三鳳往前殿取來，大家看了，再行定奪。

三鳳巴不得自己先挑選一番，便笑道：「那些寶物件件霞光閃閃，想必不是尋常。如能知道用法，豈不更好？」金鬚奴便將得寶時，壁間所載用法，大半俱已記下，祇龍雀環、璇光尺兩件，原嵌在一處，剛取到手，便聽白真人示警，匆匆遁走，沒顧得細看壁間符偈用法等語說了。三鳳好以小人之心度人，暗忖：「白、朱二人既以全寶相贈，怎便忙在一時？偏是自己愛那柄短尺，他卻不知用法，哪有這種巧事？分明知道這兩件寶物最好，故意不肯說，以便別人不要，據爲己有。少時分配，定和冬秀要這兩件，豁出去自己再破些時苦功，重行祭鍊，也是一樣使用。」主意打定，推說要冬秀相陪，以便搬取，拉了冬秀徑往前殿。

二人走後，金鬚奴不敢瞞着初鳳，便將寶物實數說了，祇靈丹一層未說。初鳳正覺寶物乃金鬚奴所得，他雖謙讓，分與衆人，於理不合，但又想借贈寶給大家釋隙和好，一時難以委決，聞言甚喜。一會兒三鳳和冬秀各捧三寶回席，交與初鳳。初鳳重給大家傳觀之後，說道：「妹夫親身犯險跋涉一場，此寶又經白、朱二仙指明贈他一人，論情理原不該分給大家。一則今日妹夫、二妹嘉禮之期；二則妹夫情意殷殷，定要分給每人一件，過分謙謝，反倒不似自家人情分。家庭私誼，俱是以大讓小，不比修道守法，以長爲尊。這些寶物，俱是新得，我等俱未用過，莫測高深。且由妹夫說明用處，再由冬秀、三妹、慧珠姊姊依次挑取，我與寶主殿後如何？」三鳳、冬秀早已在前殿商量好要哪兩件，正愁初鳳分配不能隨心所欲，此舉正合心意，高興自不必說。別人知道初鳳用意，更無異詞。便由金鬚奴取寶在手，一一解說試演。

除那兩件不知用法以外，其餘四件，以一件名爲鍊剛柔的，看去最爲厲害。此寶形如一個雞心，中有鵝卵大小，顏色鮮紅，表裏透明，祇有許多芝麻大小的黑點，通身細孔密佈，其軟如棉，也不知是甚麼東西煉成。一經使用，便飛出一片脂香，萬縷彩絲。另由那針眼細孔中射出一種又黏又膩，顏色清明，香中略帶腥鹹之味的汁水。敵人法寶飛劍，除了一種西方太乙純金之精煉成之寶是它的剋星外，餘下祇一沾上，立時百鍊鋼化爲繞指柔，墜落地上。另三件一名銷魂鑑；一名煩惱圈；一名遁形符，是兩面竹簡，可以分合。具有妙用，且待後文詳敘。

三鳳、冬秀等金鬚奴說完，仍是取那預定之寶：三鳳取了那璇光尺，冬秀取了那龍雀環。慧珠倒取了那鍊剛柔，初鳳取了那遁形竹簡，將剩下的銷魂鑑、煩惱圈仍還給金鬚奴與二鳳。重新開懷暢飲。

衆人取完寶物之後，金鬚奴見三鳳祇管拿着那璇光尺擺弄，霞光閃閃，幻成無數連環光圈，與別的寶物不同。暗忖：「此寶取時，最後嵌在龍雀環的後面，甚是隱祕，正看偈語用法，便即聞警遁走，彷彿壁間有『璇功萬象』幾字。起初沒打算將寶物隱起一半，適纔在宮外和二鳳見面，匆匆挑選，祇揀那名好和自己略知深淺的藏起，不曾細考。因爲這尺不知用法，沒有在意。及至出了手，纔覺出珍奇有異，偏又落在三鳳手中。」不由便對那尺多望幾眼。三鳳原就留心，這一來，更以爲不出自己所料，兩下嫌隙始終仍未解除。初鳳在席上又說：「據我連日暗中參悟，衆人祇能修到散仙地步。既有這樣好的珠宮貝闕，等白真人所說的敵人尋上門來以後，大家可分頭出海，將那有根基的女孩子度些入宮，以充宮中侍女。一面傳授道法，創立宗派；一面積修外功。等外功圓滿，使用天魔遁法封鎖海底。大家祇在宮中潛修，享那仙府清福，再不出宮干預閒事，靜俟最後一劫過去，便與海同壽，豈不是好？」衆人俱都稱善。